

中华政治
女百杰传
ZHONGZHIZHIBAJIEZHUAN

中华政治家百杰传

张浚 文天祥 耶律阿保机 萧太后

姚家余 主编

张浚曾击败金兀术，也曾参与**诬陷岳飞**。

文天祥拥立益王赵是为宋帝，坚持抗元，真可谓“**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**”！

耶律阿保机的文治武功给后世留下了一段不朽的**传奇**！

萧太后二十九岁创造了“**澶渊之盟**”这一壮举。

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中华政治家百杰传

第十六卷

主编 姚家余

张 浚

文天祥

耶律阿保机

萧太后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政治家百杰传. 16/姚家余主编. —延吉:延边大学出版社,
2006. 3

(中华政治家百杰传)

ISBN 7—5634—2193—9

I. 中… II. 姚… III. 政治家—列传—中国 III. K8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9651 号

中华政治家百杰传

姚家余 主编

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院内)

徐水精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285 字数:4300 千字

2006 年 3 月第 1 版

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5634—2193—9/K · 152

定价:1180.00 元(1—25 册)

目 录

张 浚	1	1
-----------	---	---

青年时为弓手，因战功而得升。后追随秦桧。他曾击败金兀术，也曾参与诬陷岳飞，平生功过难以一语说清。

文天祥	27
-----------	----

南宋降元前，他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前往元营谈判，因持理抗争，被元丞相伯颜拘留。宋亡后，他千方百计逃出后，又拥立益王赵是为宋帝，坚持抗元，真可谓“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”！

耶律阿保机	129
-------------	-----

他是契丹族的领袖，其文治武功给后世留下了一段不朽的传奇！其感情世界更是浪漫而艳



中华政治
名家
百杰传

丽,只可叹天不与人永寿,留下美人的凄凉与孤寂!

萧太后 199

她是一位女中英豪,二十九岁临危受命,秉
业理政,创造了“澶渊之盟”这一壮举。由萧燕燕
到英明萧太后,是温馨的诗?还是凄凉的悲歌?



张浚

青年时为弓手，因战功而得升。后追随秦桧。他曾击败金兀术，也曾参与诬陷岳飞，平生功过难以一语说清。



张浚，字德远，汉州绵竹人，生于北宋哲宗绍圣四年（1097年），死于南宋孝宗隆兴二年（1164年），享年六十八岁。据说其祖先为唐宰相张九龄之弟张九皋之后。其父名咸，举进士、贤良两科。张浚四岁丧父，小时候走路端正，目不斜视，不说大话，认识的人都说将来能成大器。

张浚出生于仕宦之家，宋徽宗政和八年（1118年），二十一岁的张浚中进士第，任山南府士曹参军兼权城固县事，秩满后调任褒城令，辟熙河路察访司干办公事，后调恭州司录。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，由尚书右丞何慤（同栗）推荐为太常寺主簿。

建炎元年（1127年）五月，赵构在南京应天府（今河南商丘县）即皇帝位，称宋高宗。张浚闻知后，立即前往投奔，被授予枢密院编修官，改虞部员外郎，黄潜善称述其有治绩，被提升为殿中侍御史。此时高宗一伙避敌向东南逃跑，韩世宗任后军统制，其所部有逼逐谏臣坠水而死事，张浚因此事参奏韩世宗，使韩被削去观察史，并由此在动乱时期树立国法之威严。因而升为侍御史。张浚入台，首论李纲私意杀侍从，及买马招军之罪，李纲被罢相后，张浚又加弹劾。

此后高宗在扬州，张浚上奏言：“中原为天下之根本，愿下诏修治东京、关陕、襄邓诸地，以待联合陛下前往巡幸。”此言违背宰相之意，被降为集英殿修撰，知兴元府。未及出行，又升为礼部司郎。高宗召见他说：“先生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朕将要有所作为，正像要一飞冲天而没有羽

翼，先生请留下来辅助我。”又任命其为御营使司参赞军事。张浚根据当时敌我形势，分析金兵不久必然大举来攻，而朝中执政大臣以为天下太平，根本不作御敌之备，张浚极力向宰相黄潜善、汪伯彦进言，反被嘲笑为过虑。

建炎三年(1129年)春，金兵攻占徐州后，派五千骑兵突袭扬州，想一举捉到宋高宗，灭亡宋朝。消息传来，高宗带王渊、康履等几个人，仓惶出逃从瓜洲乘小舟渡江逃到镇江，又从镇江逃到杭州。迫于朝野舆论，将汪、黄罢官。在高宗南逃期间，命朱胜非在吴门据守御敌，令张浚与朱一道节制军马。不久，朱胜非被召，任命为宰相，张浚单独留下。当时有数万溃兵，到处剽掠，张浚把他们召集起来，刚刚安定下来，便发生苗、刘叛乱。

建炎三年三月，武将苗傅、刘正彦利用广大军民对汪、黄及其同伙的愤恨情绪，打着“为天下除害”的旗号，在杭州发动兵变，将王渊、康履等杀死，逼迫宋高宗让位给三儿子，立孟太后垂帘听政。然而苗、刘等在兵变后没有号召抗金，反而认为高宗是金人打击的目标，高宗退位，有利于向金求和，所以他们得不到广大军民的拥护。此时张浚正节制诸路军马驻守平江，叛变集团发来改元“明受”赦书，张浚命令守臣汤东野秘而不宣。不久，又有苗、刘之檄文传来，浚召守臣汤东野及提点刑狱赵哲谋划起兵讨贼。

此时苗傅等命令承宣使张浚为秦凤路总管，只带三百人赴任，而将其余军兵分属他将。张浚不肯接受，军兵人心惶惶，无所适从。张浚安抚说：“当请张侍郎(俊)决定。”便率所部八千人至平江。浚知高宗待已甚厚，而又纯实可



谋大事。便邀请张浚谋划，讲明兵变实情，并表示已决意起兵问罪。张浚表示此事可行，但要讲究机谋权术，不要惊吓皇上才好。当苗、刘矫命之赦书发至江宁，在此镇守的吕颐浩，推断一定是朝中发生了兵变，即派人寄书给张浚。通问情况。此时期中谏议大夫郑穀派亲信扮成商人，徒步来平江见张浚，介绍兵变经过。并希望张浚严设兵备，大造声势，持重缓进，使叛贼自行逃走，惊动三宫，此为上策。张浚以吕颐浩威望很高，能断大事，于是写信约定颐浩共同起兵。又与镇江守将刘光世领兵来会，共同起事，并命张浚分兵扼守吴江。当做好这些部署之后，即上疏请高宗复辟。

苗傅等谋划授张浚礼部尚书，命其所部来杭州面君。张浚考虑当时各路军马尚未完全集结，故未直称讨贼，就托辞说张浚遇军骤然来到平江，人情为之震惊，不得不稍微滞留几日，以作安抚，然后再入朝面君就职。

随即吕颐浩率勤王兵万人发于江宁，刘光世率所部与吕合于丹阳。这时韩世宗从盐城收集散卒，想由海道赴杭州，舟师已抵达常熟。张浚听到这消息后说：“世宗前来，大事可成。”因告知张浚，以书信相召。世宗得知后，以酒酹地，表示誓不与叛乱之贼共戴天。至平江见张浚说：“今日之事，世宗愿与张浚任之，请公不必担忧。”张浚因而对世宗、张浚之将士大加犒赏，呼诸将校至面前问道：“今日之举，谁顺谁逆？”大家同声回答：“贼逆我顺！”张浚说：“听说逆贼以重金悬我头，如果浚此举违逆天理民心，你们可取吾头去领赏；如果不然，就应并力向前，一有退缩，皆按



军法治罪。”众人皆感到激奋。于是令韩世宗帅兵奔赴杭州讨逆，并告诫说：“今日之事投鼠忌器，不可操之过急，过急恐生其他变故。应先趋秀州，据粮道，等待大军到来。”世宗兵发平江，直至秀州，称病不行，而大力修治战具，威慑杭州。

苗傅等听到这些消息，无不惊恐万状，想拘捕世宗妻子作为人质，胁迫世宗听命。宰相朱胜非阻止说：“不如派梁夫人去迎接世宗并安抚其众，则平江各路军马也就安定了。”苗傅听从，并向太后说明，封世宗妻子梁氏为安国夫人，使其往迎世宗。梁氏立即率人出城，一日夜工夫便与世宗相会于秀州。

这时，苗、刘又派人送信招张浚，浚派冯轡往杭州，送书信给刘正彦说：“废立之事，谓之大逆不道，大逆不道者有灭族之罪。当今高宗皇帝未听说有失德之处，突然让他退位，岂是所应闻之事吗？”苗、刘等得书更加惶恐。一面派重兵扼守临平，一面对张浚等人采取一打一拉分化瓦解措施。任命韩世宗为定国军节度使，张浚为武宁军节度、知凤翔府，诬陷张浚想危害国家，谪为黄州团练副使，安置到郴州。这些人当然不会接受。

随后吕颐浩、刘光世之军相继来到平江。吕、张等拟定讨贼檄文，声讨苗、刘之罪，传檄中外。以韩世宗为前军，张浚为辅翼，刘光世为游击，颐浩、张浚总领中军，光世分兵殿后。布署停当，即向杭州进军。

兵至吴江，浚等上疏要求高宗皇帝复位。苗、刘等闻知兵至，惊慌不知所措。宰相朱胜非说：“勤王之兵迟迟未

进，是等待我们乘间自行反正啊。不如请皇帝临朝执政为是。”在外部诸路兵马迫在眉睫的威慑下，苗、刘不得不同意高宗复辟。四月，以皇太后名义下诏书请高宗复位，恢复建炎年号。此时勤王兵在秀州。吕颐浩对诸将说：“今朝廷虽然反正，而贼人还掌握兵权，居于朝内，事如不成功，必定要加罪名于我等。”力主继续进兵。至临平，遇苗翊、马柔吉之兵抵抗，韩世宗率军力战，刘光世、张浚继之，大败守军。勤王兵入杭州北关，苗、刘率二千精兵开涌金门夜遁。后为韩世宗捉获于闽，与其党皆被杀。苗刘兵变被平定。

张浚在平定此次兵变，拥戴高宗复辟中功勋卓著，贡献突出。当时的宰相朱胜非就曾对高宗讲“此举浚实主之”，并向高宗推荐吕颐浩、张浚为继任宰相人选。高宗问这二人谁更好些，朱答：“颐浩练事而暴，浚喜事而疏。”但高宗对张浚更为亲近和重用，如张、吕二人入见时，高宗独留下张浚，引入内殿，说了一些体己话，还解所服玉带相赐，并赠诗，表现了特殊眷顾之情。当时张浚虽未拜相，已被任命知枢密院事，掌管军事。当时只有三十三岁的张浚，担当如此要职，在宋朝建国以来，只有寇准一人，可见已十分难得。在平定苗、刘叛乱前，张浚主要是作为谏官，发挥一些作用，但其声望之显赫，为皇帝所信任和重用，则是从这时开始。此后任军政要职，亦有多次失误，但高宗一直对他十分信赖，便是由此时奠定的基础。

建炎三年(1129年)五月，高宗问张浚国家今后之大



计。张浚认为国家要中兴，应当从关、陕开始，考虑金人或者先进入陕西，然后窥视攻取四川，则东南必不可保。求自任陕西、四川之事。诏令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并授予自行升降官员的特殊权力。临行时又发生处死范琼一事。靖康时开封被攻破，金人逼胁君、后、太子、宗室北行，范琼曾为金人出谋划策，又在混乱时机，乘势剽掠，协助张邦昌做事，是个卖身投敌臭名昭著的人物。此时他率众从豫章来杭州投靠高宗，表现得悖傲无礼，还要求赦免叛兵头目苗傅、刘正彦等死罪。张浚参奏范琼为大逆不道之人，请按律治罪。第二天，召范琼去都堂，数说其罪行，深加切责，送大理寺处死。这件事的处置，伸张正气，大得人心。

张浚又提议派遣大臣与韩世宗镇守淮东，令吕颐浩随从皇帝车驾来武昌，又命张浚、刘光世军与秦川互相接应。商议既定，浚即于十月至兴元治兵，以图恢复中原。并上疏言：“汉中实为形势险要之地，前可控取六路之师，后据有两川之粟米，左通荆襄之财货，右出秦陇之马匹，号令中原，必以此地为根基。谨慎积聚粟米，以待皇上前来巡幸。”接着又任命赵开为随军转运使，专总四川财赋，并支持赵开在经济方面进行一些改革。如大变酒法，置钱引务，官卖银绢，听民以钱引铜钱购买，民以为便。这些改革有利于积蓄财货，从资财上给张浚以重要支持。

十二月，张浚又任命曲端为威武大将军、宣抚处置司都统制。曲端长于兵路，治军严明，爱护民众，深得民心，屡与敌交战，威名远扬，陕西军民倚之为万里长城。起先，曲端与王庶不合，欲杀王，朝廷有人怀疑曲谋反，张浚为其



辩护担保。任命曲端，深得将士心，“将士欢声雷动”。又命刘子羽参议军事。子羽又推荐泾原都监吴玠及弟璘有才勇，浚以玠为统制，璘掌帐前亲兵。

建炎四年四月，金将娄室率军攻陷陕州，遂长驱入潼关。曲端派吴玠据守彭原，自己拥兵邠州为援。金人来攻，吴玠击败之，金将撤离喝惧而泣。接着金兵主将娄室又整顿军马来攻，吴玠军败，部将杨晟战死，曲端退屯泾原，金兵乘胜焚掠邠州。吴玠怨恨曲端不来援，大骂曲，由此二人结仇。娄室因曲端军未受损失，且时已入夏，便退回河东。

建炎四年夏天，金兀术渡江后仍滞留江淮，宋廷对此十分担忧，害怕金兵秋季再次南侵，命张浚在陕西发动攻势，以牵制金兵南侵。张浚指挥关陕军民，奋勇抗金，收复不少城镇。

金军初到兵力不足，娄室急忙请求增援。七月，金太宗命兀术率精兵二万赶往陕西战场，并派右副元讹里朵统一指挥陕西军事。对于是否立即与金兵进行大规模决战，宋军中意见不一，主帅张浚力主决战，而部下诸将多不赞同。曲端认为，金兵将士精锐，且就地取粮，反客为主，很难速胜。如果我军据守险要，按兵不动，时时派出偏师扰其耕种，迫使其取粮河东，则称为主动。相持一二年，待彼困敝，则可胜之。如果轻举妄动，必有大患。对此意见，张浚不肯听从，还怀疑曲端有异心，而解除其兵权。

九月，张浚听说金兀术之兵将至，传令熙河刘锡、秦凤孙偓、泾原刘锜、环庆赵哲四位经略会同吴玠之兵，共有骑



兵六七万，步兵十二三万，号称四十万，向东挺进，张浚到邠州督师，准备迎敌决战。对此次大行动，部下多方谏阻。王彦说：“陕西兵将，上下之怀未通达，假如失利则五路皆失。不如暂且屯兵利、阆、兴、洋各州，以牢固其根本，敌人入境则传檄五路之兵前往应援，万一不胜，也不会有大损失。”张浚不听。刘子羽亦力言不可。吴玠、郭浩说：“敌锋方锐，应各守要害之地，待其困弊而乘隙击之。”也不听从。大军很快进至富平县。

此时讹里朵也率兀术、娄室两路金兵抵达富平，双方展开大战。激战半日后，刘锜率军奋勇杀入金军阵中，兀术身陷重围，大将韩常也被宋军射瞎眼睛，金兵经拼死搏斗，才得突围逃出。但由于敌军铁骑直衔赵哲军，他军来不及援救，哲所部将校望见尘头大起，遂惊惧逃遁，诸将也随之溃败。

富平之战是宋军首次以大兵团主动出击的大会战，此次战败与张浚的失误有重要关系。虽然如此，它也有重要作用。这就是打乱了金兵的作战部署，迫使其主力金兀术部从数千里外的江淮战场，调到西北战场，并被牵制住，从而使南宋政权得以稳定和巩固，形成南北隔江对峙局面。当然，此次战败使辛苦积聚的数十万抗金武装化为乌有，使西线宋军转为守势，陕西地区为金兵占领，损失也是惨重的。

富平战后，张浚退至兴州（陕西略阳）。时輜焚毁丢弃，将士散亡，只有亲兵千余人相随，士气低落。张浚派刘子羽去秦州收集溃散之军，溃散诸将闻命，皆率军来，很快



集合十余万人，军势复振。子羽又请求派吴玠聚兵扼险于凤翔大散关东之和尚原，阻住金兵入川的要路；派关师古等聚集熙河之兵于岷州大漂；孙握、贾世方等聚泾原、凤翔兵于阶、成、凤三州，以固守入蜀之路。张浚上书朝廷请罪听候处置。

绍兴元年（1131年）三月，金兵破福津，迫近兴州，张浚退至阆州，形势险恶，命王庶知兴元府、利、夔两路制置使，节制陕西诸军。王庶招集溃散宋军和抗金义军二万余人。张浚以吴玠为陕西诸路都统制。吴玠退保大散关东的和尚原，积聚粮秣，整肃军纪，建立寨栅，准备坚守。五月，金兵分两路前来进犯，吴玠乘险还击，金兵大败走。十月，兀术亲帅数万金兵由宝鸡南攻和尚原。吴玠选派劲弓弩，发箭如雨，金兵稍退，吴玠又派兵邀击，激战三日，大败金兵，杀俘以万计，兀术身中二箭狼狈逃走，是金军南侵以来遭到的最大败仗。

富平之役后，张浚回想曲端的正确意见，召曲回来，想恢复其官职。吴玠与曲端有仇隙，因而对张浚说：“曲端再起，必不利于公。”王庶也对曲端造谣诬陷，说其曾作诗题柱上曰：“不向关中兴帝业，欲来江上泛渔舟。”是指斥皇上，有反心。张浚听信这些仇家之言，又以曲部下有投敌者，怀疑曲知情不报，因而将曲端下狱致死。端之死，陕西军民无不痛惜，军士愤恨，有因而叛去者。曲端被冤死，对抗金力量是一大损失，也是张浚一大错误。

张浚在关陕三年，训练新征集之士卒，抵挡气焰嚣张的金兵，以刘子羽为上宾参赞军事，任赵开为转运使，掌管



理财，提拔吴玠为大将，从而使西北归服甚众。虽有富之败，关陕之失，杀曲端之错，但毕竟保住了四川，牵制南下之金兵主力，使南宋王朝得以延续。

绍兴四年，张浚被言官参奏而罢官，安置福州。张浚临行时上奏言，金人解除川陕之兵事，必定并力窥伺东南，应有所备。不久之后，刘豫之子麟果然引金兵来攻。高宗想到张浚之言，马上将其召回，为其辩诬，并再次任命为知枢密院事。张浚复出，总领江淮军政事务。

张浚受命后，立即赴江上视察军务。此时金兀术拥兵十万于扬州，约定日期要渡江与宋军决战。浚长驱临江，召集韩世宗、张俊、刘光世商议军事。将士们见到张浚，勇气倍增。浚部署诸将已毕，即留在镇江坐镇，指挥协调各路军兵。韩世宗命麾下王愈赴金兀术营约战，并说张浚已在镇江统一指挥。兀术见宋军有备，未敢应战而退。

绍兴五年二月，任命张浚为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，都督诸路军马，与赵鼎同心辅政。此时杨么义军久据洞庭湖，官军屡攻不克。张浚认为建康（今南京市）为东南都会，而洞庭湖在其上游，恐怕义军势力扩张，会危害建康之安定，影响全局，因而请求乘盛夏义军怠惰之时剿灭之。得到皇帝批准后，张浚亲自出马，负责全面指挥调度。以湖南安抚统官任士安带兵三千屯湘阴，保护官军的湘江粮道。统制官郝晟屯桥口（长海淀区县北），王俊屯益阳旧县，吴锡屯公安，崔邦弼屯南阳渡，马准、步谅潭潭州。还把抗金精锐岳飞军也调来洞庭，镇压义军。除军事上围剿，还采取政治诱降，拨出一些闲田，引



诱义军中不坚定者脱离义军，前往耕种，还派大批叛徒到义军中散布恐敌思想，蛊惑大家接受招安。经过内外夹攻，终于荡平杨么义军。高宗赐张浚书言：“上流既已平定，则川陕、荆襄连成一片，实力倍增，上天将以中兴之功付与先生。”张浚奏请岳飞屯兵荆襄，以图恢复中原。就从鄂、岳转淮东，大会诸将，商议防御金兵秋季进犯事宜。

绍兴六年，张浚召集诸将议事于江上，榜列刘豫僭逆之罪，将进兵讨伐之。命韩世宗据守承、楚，以图淮阳；命刘光世屯兵合肥以招集北军；命张浚练兵建康，进屯盱眙；命杨沂中领精兵为后翼，辅佐张浚；命岳飞进屯襄阳以图中原。部署之后，张浚又渡江，巡视各戍所备战情况。此时刘豫发乡兵三十万，分三路来攻：刘麟率中路兵，由寿春犯合肥；刘貌率东路兵，由紫荆山出涡口，进犯定远；孔彦舟率西路兵，由光州进犯六安。谍报称刘豫与金兵大举来犯。张浚上奏言：“金兵不敢悉众前来，此必是刘豫之兵，不足畏惧。”此时张浚想放弃盱眙，刘光世想舍掉庐州，二人夸大敌情，为逃跑找根据。张浚传书告戒二将：“贼刘豫之兵，以逆犯顺，如不剿除，以何立国，平日又何用养兵啊！今日之事，只许进战，不许退保。”命杨沂中往屯濠州。刘麟逼近合肥，张浚请求增兵，刘光世想退走，赵鼎想召岳飞兵东下，高宗也下诏给张浚，命令张浚、刘光世、杨沂中等还保长江沿岸。张浚全面分析当时的敌形势上奏说：“命诸将渡江就会失去淮南，而长江天险也就与敌人共有，淮南之屯兵正是用来屏蔽大江啊！假如贼得淮南，因粮就运，以为家计，江南又岂可得保呀？今正应合兵掩击，可保